

逝者

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最后一位全程亲历者、上海海事大学教授高文彬昨逝世,享年99岁

他为民族作出的贡献,值得永远铭记!

■本报记者 储舒婷

他是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最后一位全程亲历者,为日本战犯定罪发掘了至关重要的证据;同时,他也是权威法学词典《元照英美法词典》的编撰者之一。他就是我国著名国际法学者、上海海事大学教授高文彬。昨天凌晨,高文彬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

谈及恩师高文彬,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退休教师唐兵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一段往事:1997年,已退休的高文彬与多位东吴大学法学院(今苏州大学)知名教授一起义务编撰《元照英美法词典》。这部词典编纂期间,唐兵前往老师家中探望,看到了高文彬的手稿。“当时,这群老教授们平均年龄已有84岁,但趴在16开、8开大的稿纸上,仍一丝不苟地用红、蓝、黑笔一遍一遍地修改和完善。”《元照英美法词典》于2003年顺利出版。

东京审判的见证者,发掘“百人斩”战犯重要证据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悬挂着高文彬的大幅照片,他参与东京审判的事迹和其他16位中方代表团成员一起,被永久保存在纪念馆的档案中。毕业于当时沪上最负盛名的东吴大学法学院的高文彬,不但是当时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秘书兼翻译,时年仅24岁的他还为日本战犯的最终定罪发掘了一份至关重要的证据。唐兵告诉记者:“即使时隔半个世纪,讲起这段经历,高老仍气得发抖。”

舒缓身心迎接挑战,家长孩子一起加把力

■本报记者 王晨

“开学回到学校很开心,但是每天都要早早起床,太累了。”“这个学期功课好像变难了,压力也变大了。”“爸妈对我的要求不像暑假那么‘松’了,天天盯着我做作业。”……对于中小学生学习来说,没有比开学回到校园、见到同学更开心的事了,但是上学的烦恼也不少。

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如何让孩子们用良好的心理状态,开心、快乐地迎接成长和新的挑战?在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普教研究所学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心理学专家王枫看来,帮助孩子舒缓身心,尽快适应开学后紧张忙碌的学习生活,需要孩子和家长共同加把力。

自制两张卡片,助力作息调整

从相对悠闲的暑假生活过渡到忙碌的校园学习,让很多孩子最不习惯的,就是要重新适应在校学习的规则和作息状态。其中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和作息习惯。

想要更快、更好地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王枫建议孩子们可以自制两张卡片。



高文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前留影。高文彬向上海海事大学赠送其参与编纂的《元照英美法词典》。(均上海海事大学供图)

比赛谁砍掉的中国人头颅更多。后来,这份重要发现作为有力的证据被交给国际法庭,最终将日本战犯绳之以法。

作为东京审判的“活历史”和见证人,高文彬始终认为,自己有责任让更多的人知道那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审判。他曾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并不清楚,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到底犯下了多少罪行。尤其是东京审判那段历史,很多人都不了解,甚至都没有听说过。非常有必要让一代代年轻人知道并了解那段历史。”

“高老和其他老师不一样,在国际法课上,他以亲身经历的东京审判中所涉及的战争罪行和相关法律实践,为学生们讲解国际法理论和制度,讲得特别鲜活,有说服力。况且,他是亲历者,还讲述了当时一批优秀的中国法学家为审判战犯而作出的卓越努力,令我们钦佩不已。”上海四维尔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周琦至今对高文彬在课堂上传述的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倪征燠、代表

中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梅汝璈等人的事迹记忆犹新,“老一辈法学家为民族作出的杰出贡献,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未等得及“从教四十周年座谈会”,严谨治学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执教国际法整整40年,直到退休后,高文彬仍坚持为研究生开课,75岁后才逐渐减少工作。“就在前几天,我们还在筹备高文彬教授从教四十周年座谈会,没想到……”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国华昨天听到高老逝世的噩耗,心中十分难过。

王国华也是高文彬教过的学生,上世纪80年代高文彬在国际法课堂上的风范,王国华仍历历在目:“高老的教案工工整整、中英文兼备,老一辈学者的博学,对教学的认真和严谨,清晰可见。”在上海海事大学学

院的院士馆内,如今仍然陈列着高文彬珍藏了几十年的、由他亲笔正楷书写的教案。

为了让学生更灵活地学习、使用法律英语,高文彬曾专门给学生准备了一份拉丁语、英语和汉语对照的法律词汇表。“整张8开大的纸上从拉丁语的字根、词缀到英语词汇来源,全是老师手工整理书写的蝇头小楷,整整齐齐、清清楚楚地展示了最常用的国际法词汇。”唐兵说,这其实是高文彬自己平时从事研究的积累。“老师把这些资料拿出来,让我们人手复印保存了一份,对我们阅读英文案例有很大的帮助。”后来,这部分内容也被编进了法学领域的权威参考资料《元照英美法词典》。

“记得当时老教授们在一起编纂词典的时候,他们基本没有经费,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完全是出于义务,都认为‘我们该干这件事!’”唐兵深受触动,“老一辈学者的治学态度和为国为民大公无私的精神,是留与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通讯员 朱凡

刚刚揭晓的2020未来科学大奖,其中的“生命科学奖”授予中国工程院院士、瑞金医院终身教授王振义,以表彰他对治愈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ML)作出的决定性贡献,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亭栋教授为共同获奖者。

面对“准备怎么分配奖金”的提问时,96岁的王振义院士表示:“麻烦医院帮我全部捐给扶贫基金会。”据悉,未来科学大奖奖金高达百万元。

诱导癌细胞“改邪归正”第一人

王振义缘何能摘获这一奖项?事情得从半个世纪前说起。

白血病很凶险,有“血癌”之称,其中,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ML)又是最为凶险的一种白血病,死亡率极高。如何救治这些患者?上世纪70年代,王振义带领团队不断筛选实验,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ATRA)可在体外实验使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早幼粒细胞分化、发育为成熟的中性粒细胞。形象地说,他的工作就是让这些癌细胞“改邪归正”,这一全新思路,让王振义获评“全球癌症治疗诱导分化第一人”、诱导癌细胞“改邪归正”第一人。

1986年,运用这个发现,他带领团队治愈了第一例重症病人,标志诱导分化治疗的应用成功,这也是瑞金医院血液科走上“转化医学”领域的开端。

在王振义团队使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的首批24例病人中,完全缓解率高达九成以上。1988年,瑞金医院血液科将这一临床应用研究总结成文,发表在《BLOOD》(《血液》)上,这篇论文最终获得“年度最佳引证论文奖”,至2009年5月,该文被引用高达1713次。

在此期间,王振义带领陈竺、陈赛娟和陈国强一起,对这种特效药展开深入研究。1990年,陈赛娟发现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原来的17号染色体上的维甲酸受体与11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基因发生融合,形成一个新的融合基因,她继而克隆了这一新基因,将之命名为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融合蛋白基因。这是我国生物医学领域第一个克隆出的人类疾病基因。

之后,王振义团队又在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的水平上转译小鼠模型中证实了其致白血病的机制。这一重要发现阐明了该疾病的发病原理和运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的分子机理。1992年,王振义团队报道我国544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运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的结果:完全缓解率达84%。

迎难而上,半世纪探索改写患者命运

尽管全反式维甲酸的发现大幅改善了AML患者的疗效,但仍有不少患者复发,并产生对维甲酸的抗药性。寻找新办法来治疗复发患者,成为瑞金医院血液科的新目标。

1994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陈赛娟偶然得知哈尔滨医科大学张亭栋教授团队用砷霜(三氧化二砷)治疗肿瘤和白血病的有一定疗效,于是开始与张亭栋教授等同道精诚合作,联合攻关。他们在体外实验中发现,三氧化二砷不仅能作用于早幼粒白血病癌细胞,还有“剂量依赖”的双重效果,即在较大剂量时能诱导细胞凋亡,而在较低剂量时则诱导细胞分化。

沿着这些发现,用砷霜治疗复发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取得了成功,这是令无数医学科研人员惊喜的结果,和这些工作相关的系列论文也发表在《血液》期刊上。

而后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全反式维甲酸和三氧化二砷这两种药物联合使用具有协同作用,不但对白血病细胞进行分化凋亡,还能将白血病的干细胞“连根拔起”。这意味着,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这一曾经最为凶险的白血病,已从一种高度致命的疾病,转变成一类能治愈的急性白血病。

最牵挂青年人才培养,鼓励后学“耐得住寂寞”

此次未来科学大奖宣布后,“生命科学奖”委员会电话连线了在上海的王振义院士。他在电话中说,心情有好也有“坏”。“一方面,我们国家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对人民有益就受到表扬和奖励,作为获奖者当然非常高兴。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担忧,这个奖为什么不颁给年轻人?”

“直到今天,每天仍然有急性白血病病人死掉,我非常难过,觉得我们努力了几十年只解决了一种,而不是所有急性白血病。”王振义院士谈及捐赠奖金的心愿时说,“奖励年轻人,可以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实现我们的理想。”

这些年,王振义院士一心牵挂青年人才培养、后续接力问题。“我们年轻人上来的还不够,因为目前的评价标准往往是看论文,不看他的实际工作能力。”“对年轻人的成长成才和评价体系,王振义院士认为,判断一个医学青年的工作,要看他的工作有没有创新性、钻研性,有没有刻苦地做好工作,有没有耐得住寂寞的态度,因为,成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胸科医院携手徐汇 打造慢病区域防治新样板

本报讯(首席记者唐闻佳)肺癌发现越早,患者获益越大,而如何构建更早期发现肺癌的模式,尚无现成模板。昨天,作为“申康健康科普周”系列活动之一,上海市胸科医院召开“胸科-徐汇社区肺癌早筛及防治一体化项目”推进会,“徐汇区肺癌防治中心”同日揭牌,由三甲专科医院携手社区卫生、疾控及社区构建早期筛查工作机制。这是“十四五”期间徐汇区探索建立慢病分级防治新模式的首个项目。

2013年,上海市胸科医院将重点慢性疾病预防、分级诊疗落实和肺癌早筛早治相结合,与徐汇区卫健委合作,率先在国内开展“社区肺癌早期筛查”项目。基于过去六年的合作基础,在去年9月“申康健康科普周”期间,胸科医院以项目型医联体为依托,继续携手徐汇区卫健委,联合徐汇区疾控和区内13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全市率先开展“肺癌早期筛查及防治一体化项目”,打造肺癌防治的全程医疗服务链。

一年来,该项目初步建立起双向转诊、上下联动、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分级诊疗新格局。目前,徐汇社区与胸科医院之间实现了影像检查、诊疗、健康管理等信息数据共享,贯通了肺癌高危人群“初筛-转诊-CT筛查-随访”的全程管理流程,让肺癌筛查“只跑一次”目标成为现实。

在此期间,胸科医院已建立超肺癌早筛患者就诊绿色通道,设置了从社区直接到胸科医院的CT筛查预约专用号源池,开设肺癌早筛诊疗专门门诊。徐汇区卫健委则将肺癌筛查及防治工作纳入家庭医生、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质控和绩效考核,与家庭医生专项考核激励挂钩。

获得未来科学大奖百万奖金后,九十六岁院士决定悉数捐出 王振义:「奖励年轻人,可以鼓励他们继续努力」

中德英美7名科学家耗时5年“绘制”暗物质晕内部结构 由中国科学家领衔,暗物质之谜入门“钥匙”拿到了

本报讯(首席记者许琦敏)神秘的暗物质(简称“暗晕”)究竟长啥样?科学家有了新发现。由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王杰研究员领衔,来自中德英美四国的7名科学家组成国际研究团队,利用中国和欧洲的超级计算机,采用一项全新的多重放大模拟技术,在当前标准宇宙学模型下,首次获得了宇宙中全尺度暗晕内部结构的清晰图像。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发布了这一重要发现。

宇宙中约85%的物质成分是暗物质,它们受引力塌缩所形成的结构体被称为“暗晕”。而普通物质的气体则通过冷却聚集于暗晕中心,从而形成璀璨的恒星、星系,以及整个光明的世界。

宇宙中的暗晕质量差异巨大,可跨越20个数量级,即相差一万亿亿倍——根据目前流行的暗物质性质模型推测,宇宙中最小的暗晕仅与地球质量相当,最大的暗晕则

是包含数百个亮星系的巨型星系团,其质量约是太阳的百万亿倍。

这些巨型星系团的属性已经被天文学家广泛研究,而那些无法形成恒星和星系的小质量暗晕,却一直整个宇宙演化史中保持着“黑暗”。它们数量极多,人类对其知之甚少,但这些微小暗晕对于我们回答“暗物质是什么”这一宇宙终极问题非常关键。

目前,不同的暗物质模型的差异主要就在于这些小暗晕的属性上。如果科学家能从理论上准确预测出这些小暗晕的内部结构,将会帮助我们找到探测它们的方法,并最终找到宇宙终极问题的答案——此次,由中国科学家领衔的国际研究团队的发现,相当于拿到了入门的钥匙。

“我们只能靠超级计算机,通过模拟宇宙的演化,来研究这些黑暗的超微暗晕。”论文合著者、中科院国家天文台高亮研究员

说,为了在整个宇宙的背景框架下,研究只有太阳系大小暗晕的内部结构,他们需要开发一种全新的技术。

这一国际研究团队耗时5年开发、测试模拟程序,并运行了一系列超级放大宇宙模拟,质量放大倍数跨越30个数量级,即一百万亿亿倍。

“针对宇宙中一个典型区域进行的超级放大模拟,需要利用八个‘放大镜’接力,其放大程度相当于一张月球表面的图片上找到一只跳蚤,这对于模拟原初条件的精度,以及程序的精确度和可靠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来自英国杜伦大学的共同作者卡洛斯·弗伦克教授说。

不过新方法给天文学家带来了巨大惊喜,使他们得以可靠并详尽地研究这些大小暗晕的形成、演化以及内部结构。据王杰研究员介绍,研究团队发现,所有质量暗晕竟然均具有极为相似的内部结构——中

心致密,往外逐渐稀疏,而大量的更小的暗物质团块在其相对较外的空间环绕,“如果不知道比例尺,在图像上几乎很难区分一个巨大的星系团暗晕和一个只有地球质量大小的超微暗晕”。

这些新获得的的知识,使天文学家可以利用各种工具,比如引力透镜、动力学、伽马射线监测等,尝试去探测这些小质量暗晕的存在。

根据目前的一些理论推测,大量的暗物质粒子会在致密的暗晕中心相互碰撞,从而湮灭产生伽马辐射。“根据我们的预测结果,宇宙中很大一部分辐射来源于那些超微暗晕。”论文合著者之一、德国马普天体物理学所西蒙·怀特教授表示,未来的伽马射线观测极可能捕捉到这些辐射信号,从而让人类一窥这些宇宙中的“超级小矮人”的真容,这将帮助科学家验证关于暗物质本质的假设——暗物质可能并不是完全黑暗的。